

从前慢

□汪亭

从前,日子慢。一次寒暄,坐半个上午;一声问候,得走几里路;一腔思念,山水重重。慢慢的日子,你我不慌张,大家不急躁。

从前的早餐,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就着小菜,吃上个把钟头。邻里间捧着大碗串门拉家常,闲聊人情世故。一碗早饭,能把太阳从东山拽到半空。从前的报刊少而薄,编辑们爱惜每一页纸张,读者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愿错过。彼此珍藏纸墨,存留文字的温度。从前的梦想单纯执拗,不论历经怎样的风吹雨淋,时光的打磨雕琢,仍然温暖心田。

犹记,儿时去南京,从故乡西郊的山村出发,清晨起早翻山,上午赶镇上坐车,下午才到西门渡口。上船后,次日晌午方可抵达。

一天一夜的行程,搁今天,半日就能到。因为那时日月慢,旅途长,沿路顺江的风景,一幕幕深深烙印心底。山路蜿蜒,从林墨绿,风儿穿堂而过。破旧的客车,司机开得缓慢。车内寥寥无

几人,大包小包的行李可放至客座上。三两大人聚坐一起,闲谈春种、秋收,仿佛坐在自家庭院里,随和可亲。

坐一夜的轮船,吹一宿的江风,听一晚的汽笛声,这是儿时去南京的初衷。不赶时间不着急,恨不得船行几日,看尽江岸片片朝霞、点点渔火。

从前的汽车、轮船搭载的过客,他们攀谈欢笑,不拘泥、不提防,各自闲说家乡畅聊俚俗;现如今的飞机高铁上多的是睡客,一上来就闭眼睡觉,谨慎小心,受不得半点风吹草动。

从前的旅途,不只为了抵达,每一时辰每一条路都存下美好记忆,留以咂摸。一如那时的情感,笔墨交心,信纸传情,清淡而绵长。

高中时候,与友人通信三年,未见一面。他在县城,我在邻镇,也只隔一小时车程。可彼此从未前往对方的小镇看望。只需一封信,穿山越岭,温存友情。

一封信,两三百页纸,倾诉枯燥单调的求学生活。贴上八角钱的邮票,跑到

镇上,小心翼翼塞进邮筒。而后剩下等待,十天也罢,半月也行,时光慢得使等待都变得美好。那时候,人人写信,写给发小、亲人,写给同学、笔友,写给朦胧的爱情……

近日整理旧书信,发现最繁忙的高中三年,竟与朋友互通上百封的信件,还翻出几封未寄出的情书。好奇拆开,读后恍如隔世。那时的爱情,朦胧婉转。

其中,摘抄了一首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如此含蓄的情书也不敢送出,最终尘封箱底。或许这就是从前的美好吧。情愫在心中发芽开花,而后独自凋零,不去沾尘埃惹旁人。

从前的信如夏日蒲扇,似冬春暖壶,在年少的黑白相册里穿插一页彩色的书签,鲜活了寡淡的青春。就如同现在大家聊QQ、刷微博、玩微信一样。只不过,那时光阴如蝶,纷飞轻缓;而当下日月如梭,稍纵即逝。

从前的村庄,每一条巷子都被风儿居住,每一处小溪都有鱼虾欢唱,每一株草木上都藏着光阴的痕迹。春花绽放,夏水澄净,秋叶飘零,冬雪拂尘。那时候,清风等待明月,落花守护流水。炊烟慢,月色慢,犬吠慢……

从前慢,一切如常,各行其道。正如木心先生所说: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现在快,火车提速,日行千里;物件快递,朝发夕达。快时代,流水生活。饮食太快,来不及回味,增加了肠胃负担,不利于身体消化吸收;言行太快,来不及思索,旁人较难领会,不容易彼此交流传达。

生在快时代,你追我赶,丢三落四。还是从前好,从前慢,慢工出细活,慢中品人生。



赏石

人爱漏透瘦
我喜稳厚实
虽是清供案
亦作知己识

熬中药

秋深寒入骨
感冒几天连
人乃草木命
仍熬根叶延



藏椒

串串屋檐挂
条条耀眼明
可看不可动
只为衣衫红

系忧乐

主人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生存忧或乐
系于骨头肉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会晤冬天

□朱睿

会晤冬天,看一片银杏叶缓缓飘逸在半空中舞蹈,这让我诧异:眼前明明是动态场景,但却给我一种沉静之美。蓝天下这抹明艳的黄,没有丝毫的不安与局促,坦然脱离了对树的依傍;而穿着黄金甲的树,并不显哀伤与颓唐,依然昂扬,仿佛叶落只是一个“减负”的过程。阳光照射的光线中,自己恍若长街梦里人。一阵风过,叶子飞羽般纷纷飘散,落地无声。

小孩子们扬起更多形态各异的落叶,红扑扑的小脸荡漾起欢快的微笑,还有的一定要将在心仪的那片献给自己的妈妈;而大人们则在落叶景观带上留影,站在时光外细数流年,一切令人如同置身曼妙的童话世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通过落叶达到了心灵深处的皈依。

会晤冬天,屋内清爽的绿茶味道

逐渐被氤氲着的红茶醇香所代替,父亲练习书法的字体也开始由大楷变成了蝇头小楷,“如果夏天写字需外放,现在就要注意内敛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人要循四时而动。”父亲的话若禅语,品味天气微凉、凉、冷得浩荡的渐进变化,冬天的冷静更像是一种暗示,或一种隐喻,它又仿佛是春、夏、秋季节的留白。提醒我们卸下沉重与心痛,放下燥气与虚荣,将挤压了一段时日的情绪垃圾及时清理出户。

日子飘荡烟火的芬芳,生活依然是平淡而琐碎的继续。在群花散尽,木棉独自开放的冬季,我们自然而然心手相连,共同目睹时光老去,共同体验“围炉煮茗,或吃焗羊肉,剥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待木棉落尽,还在外打拼的,会情不自禁想家。印象中,灯次第亮了,柔和光晕里,炊烟袅袅,家

在冬夜显得尤其宁静而又充满了温度,念及母亲包的汤圆、煮的饺子,再和着成长的传说,所以“冬藏”的内容里一定含有思念的种子。

思念衍生出希望,希望再衍生出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们像越冬的植物,开始等待会晤过程中冬日的友好回应:顺其自然的一场丰年瑞雪。雪花飘飞的日子,丝丝甜里既有“白头相伴”的浪漫;又有“风雪夜归人”的平实安稳,而且近几年政府部门还很贴心地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延长了供暖周期。

会晤冬天,我们清晰看到了自己的成长轨迹及蛰伏于光阴深处的另一个自己,我们逐渐学会了总结生活,懂得了反刍岁月,明白了报团取暖的重要性。想来,每次与冬会晤都有惊喜,那么,未来一定美好可期。

初冬 (外一首)

□仇士鹏

阳光瘦了
芦花白了
菊花剥落一腔深情
掀开冬的扉页

万物收藏
辽阔的山岭
西风浩荡
霜叶用最热烈的火
告别与献礼

此时
要喝一杯菊花茶
摇碎杯中的云朵
一饮而尽
于是
有清香化作红泥火炉
焐热一方诗情

天地,已经打扫干净
雪花,还会远吗

吃甘蔗

冬一立
店里就立起了甘蔗
像是要把冬撑高

来自大地
所以没有雪花白
却有了故事酝酿后的甜美

我们用牙齿
粗暴地掠夺
——就像时间和生活
这份姿态竟是如此的熟悉

当汁液无存
渣被吐到地上
我们便又回到了起点